

今年正值父亲110岁诞辰，往事历历，音容犹存。谨以此文纪念父亲，愿清风明月带去儿女无尽的怀念——爸爸，我们永远想念您。

——题记

忆我的父亲

□张彩君

我的父亲张文德，1916年2月出生在山东省苍山县一个贫苦的农家。2005年10月，他走完了89年的人生旅程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来年了，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，今年该是110岁的老人了。每当想起他，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：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卡其中山装，个子不高，却腰板笔直，眼神里既有从战场带下来的坚毅，也有看着我们时的慈祥。

战火中走来

父亲常对我们说：他是穷苦人出身，是党给了他新生。

1944年，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，父亲就参加了当地民工支前救援队，任队长。1945年，年轻的他没有犹豫，毅然参军，成为八路军第8师23团1营4连的一名战士，扛起枪就走上了抗日的战场。从沂蒙山区出发，跟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。1946年6月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他跟着部队，用双脚丈量了半个中国，从战士到班长，从副排长到排长，父亲在战火中百炼成钢。他先后参加了洛阳、开封战斗，经历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的炮火洗礼。每一次枪林弹雨，每一次冲锋陷阵，都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——手指、肩膀上那十余处伤疤，被大炮震聋的双耳，还有腿上那颗未能取出的弹片，都是那一代人为新中国诞生而拼死奋斗的最好见证。

他是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，战功赫赫。但他很少主动提起那些往事，仿佛那些勋章，只是替牺牲的战友们暂时保管的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缠着他讲战斗故事，父亲总是神情凝重：“打仗是要死人的，但为了穷苦人过上好日子，值！”

在部队期间，因作战勇敢、救护战友有功，他荣立三等功40余次，被授予“二级救护模范”和“华东三级战斗英雄”称号。他珍藏的那些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，以及大大小小的立功勋章，是他用热血和青春换来的无上荣光。

南下到舟山

1949年4月，父亲随部队打过长江，来到浙江慈溪县鱼齐乡担任农会主任。1950年，他响应号召，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。1951年5月，他又服从组织安排来到舟山定海，先后在支前粮站、白泉粮管所工作。从硝烟弥漫的战场，走进静悄悄的粮仓，他成了一名最普通的粮食保管员，而这一干就是近三十年。

父亲把军人的作风带到了工作中，他常说：“打仗要冲锋在前，工作也要干在实处。”我曾问他：“爸，您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，现在天天跟粮食打交道，习惯吗？”他只是笑了笑，说：“打仗是为了让大家有饭吃，现在管好粮食，还是为了让大家有饭吃，都是一样的。”

就是这个朴素的信念，让他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，再次干出了名堂。他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着每一粒粮食：顶着烈日晒谷，冒着大雨苦盖，经常天未亮就到粮库检查，深夜还在巡查仓库的温度和湿度；为了让民兵能回家团聚，他自己常常留宿值班。他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确保了每一粒粮食的安全，他所管理的粮仓达到了“四无粮仓”的标准，他也因此成为粮食战线上的一名标兵。

平凡的荣耀

父亲从未因为自己是战斗英雄而居功

自傲，而是默默无闻地在基层岗位上奉献。凭着这股认真劲儿，他的努力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广泛认可，先后6次获县级先进工作者，4次获地市级先进工作者，3次获省级先进工作者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。

那一年，组织上决定让他北上，接受毛主席的接见，这对他来说，是除了打仗之外，一生中最光荣、最幸福的时刻。然而，由于形势影响，此行最终未能成行，这也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遗憾！后来，南京军区每年春节的慰问团都会邀请他参加，他总是高兴地说：“部队没有忘记我！”这是组织对他最大的关怀与奖励。

现在想来，我为他感到无上的荣光与自豪。这种自豪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曾横刀立马、战功赫赫，更是因为他功成身退后，能把自己放得很低，低到泥土里，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默默奉献、熠熠生辉。

他这一生，前半生为国家流血，后半生为国家流汗。他用一辈子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忠诚，什么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。

把名利看淡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父亲对待荣誉的态度。

那时候，单位里的先进名额和那一等级工资，是寻常人家一年到头最眼热的喜事。每年民主评议，父亲的名字总是稳居榜首，可每次到了最后的节骨眼上，他都会悄悄找到领导，把名额让出去。

他总说：“年轻人负担重，孩子要上学，老人要看病。他们比我更需要这点钱，更需要这份认可。”

那些年，他把涨工资的机会让了又让，把先进工作者的荣誉推了又推。母亲偶尔会心疼地埋怨几句，父亲却笑呵呵地宽慰我们：“看着他们一个个成长起来，站在台上领奖，我这心里啊，比吃了蜜还甜。咱们家有吃有穿，图的不就是个心里踏实吗？”

后来，当年那些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，一个个都成了挑大梁的骨干。当我也终于成长为单位的骨干，在带自己的徒弟时，才后知后觉地明白，父亲当年传下去的，从来不只是那些保管粮食的“秘诀”，更是这份把名利看淡、甘愿为人作梯的坦荡胸怀。

永远的怀念

1979年3月，父亲退休了；1983年，根据政策改办离休，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，但父亲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，总是说：“比起牺牲的战友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2005年10月，父亲安详地走了，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。他留给我们后辈的精神财富，弥足珍贵。

每当风吹过田野，掀起金色的稻浪，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站在粮仓前那挺拔的身影。父亲，您放心，您和战友们用热血打下的江山，您用汗水守护的粮食，如今都好好的。您的故事，我们永远不会忘；您的精神，就是我们这个家最宝贵的财富。

父亲的一生，是从战火硝烟走向平凡岗位的一生，是用热血书写忠诚、用汗水浇灌事业的一生。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，却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。

今天，我可以告慰父亲：您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，您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您的英名永远镌刻在山东老战士纪念丰碑上。

父亲，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
深切缅怀您，我亲爱的父亲！

老味道

□王恩锁

有些味道，一旦尝过，便会在记忆里扎根，任凭岁月流转，也挥之不去。对我而言，这份刻在心底的滋味，竟是上世纪70年代，白泉十字路老街白泉饭店留下的。

那时的十字路老街，青石板路，已被岁月磨得温润光滑。两侧的店铺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叫卖声、谈笑声、喧闹声交织在一起，不绝于耳，满是浓浓的烟火气息。白泉饭店就坐落在白泉十字路的直街，直街与横街的交汇处，是白泉饭店大饼店。两层小楼虽然门面朴素，摆设简单，但“白泉饭店”四个大字倒是蛮醒目的，也是人们心目中最惦记的地方。

我至今仍清晰记得，店里有几道招牌菜，如什烩、鳝丝等。尤其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道喷香喷香的鳝丝的味道。我不知道这道菜的具体做法，也说不出用了什么秘方，只要吃上一口，便颠覆了我的胃口，更惊艳了我的岁月。端上桌时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而来，吃着汁浓而不腻，口感软嫩滑润，滋味醇厚绵长。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盘菜，却鲜得入味，香得动人，配着一大碗白米饭，让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心满意足，幸福感满满的。在那个物资不算丰富的年代，这一盘鳝丝，就是最珍贵的美味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远赴外地经商打拼，常年与外企客商共事往来。不管是商务出差还是闲暇旅游，走到哪座城市，总会设法点上一份鳝丝，与身边的外籍友人一同分享。也许鳝丝是我们浙江特有的地方菜，我尝过许许多多厨师的手艺，哪怕用料更精致，摆盘更讲究，但无论如何再也尝不出当年记忆里的那般味道。我想，这不是厨师的手艺不够好，也不是食材不够鲜，而是少了老街的烟火，少了年少的心境，少了家乡独有的温情。

也许，我念念不忘的从来不只是一道菜，而是那段回不去的旧时光，是地地道道、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无论走多远，让我魂牵梦绕、难以忘却的，还是白泉十字路老街的老味道。